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錐指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人審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_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_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三

德清胡渭撰

濟河惟兖州

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兖說轉反渭按濟漢書皆作沛顏氏曰沛本濟水之字從水

聲沛音姊林氏曰濟古文作沛說文云此兖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云出常山房于縣贊皇山濟沛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為正吳氏曰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兖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沛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為二水非也兖史記作沆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

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樵曰禹貢之書所以為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為荊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為不沒矣渭按濟自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

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學者師彖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按據字義說文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義說文云据也玉篇廣韻竝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而疏乃以跨釋據

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班孟堅
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有
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
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
翔縣聯數百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
南也涇水自北絕原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
矣故曰踞涇跨本訓踞踞即跨也據踞音同字異
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

如據鞍
或作踞

虎踞或作
據之類

而䟽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詁多出已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荆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為界彼此所共不得專屬一州徐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荆豫共是荆山何以一言據一言至雍豫兗與冀共是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言據又如衡陽華陽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雍梁之

西竝以黑水為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
猶荆豫之荆何以荆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
雜出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
生分別也自疏以據為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
其說兗州曰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
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河東也此蓋本之漢志

漢志濟陰郡治定陶縣

唐為濟陰縣今曹縣定陶縣是

山陽所領

縣有成武

唐亦為成武縣即今城武

單父

唐亦為單父縣今單縣是

東緡

唐為

金鄉縣即
今金鄉

方興

音房預唐為方興
縣今魚臺縣是

皆在濟水之南

二郡志並屬兗州故以為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不
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
漢之兗州為禹之兗州乎青之東北據海以為跨
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荆之北據荆山則曰此州
北界至荆山之北夫衡言陽則知荆州南跨衡山
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荆山二州無異辭何
以知荆北跨荆山而豫獨不得荆山乎至若雍之

東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可通故改從王肅西
據東距之說然黑水絕遠而雍復跨之亦無是理
也揚之跨淮而北不識更以何地為徐界梁之跨
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為豫界疏亦不能有說
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鄭漁仲
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所以為萬世不易
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別九州不論廣狹長
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若後世郡國犬牙相

制之形亦不必截然方整如碁局充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水之南以附充荆之北界及荆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荆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荆山據華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充之據濟如故雍之距黑水而據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為跨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夾淦之言終未闕其

奧妙也

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而賈疏以為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矣岱南為徐北為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

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墟

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禹

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

文公遷於楚丘成

公又遷於帝丘

邲昨燕

南燕姑姓

凡四國戰國時為

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

東北境是

齊郡

北境是

鉅鹿上谷

二郡東境是

漢復置兗州

領郡八

後

漢魏晉並因之唐為河南道之靈昌

滑州

濮陽

濮濟

陽濟

東平

鄆

等郡河北道之清河

貝州

魏郡

魏

博平

博平原德樂安棗景城滄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

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

境

此為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並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

魯郡之任城龔丘

任城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龔丘今為寧陽縣並在今古

濟水東

改屬徐濟陰之南華

在河澤西今為東明縣

靈昌之匡

城

在南華西今為長垣縣

改屬豫濟陽之長清

今屬濟南府

及東

阿之東境

今東阿縣是

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境改

屬徐也

平陰側試跨南北故分屬青徐

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

郡及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

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內黃縣界臨

河故城在今滑縣北

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

氏也

乘氏在荷澤東今為曹州

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

昨城縣

昨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出縣南而縣始為河北地

直隸大明

府

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

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

南境

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東南屬兗西北屬冀

山東則東昌府其兗

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

北境

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為界西北屬兗東南屬豫徐青

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導濟水入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澤在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為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東南流為菏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泚以南東傳于濟鄆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

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為陽

穀往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

齊東青城又東為青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

樂安縣東

北一百里有琅槐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

東有小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為兗南為

青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

北東至直隸大明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

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間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即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州

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在禹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雷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播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
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
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
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
胡蘇簡絮鈞盤禹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
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禹津今
見在成平東光禹縣界中自禹津以北至徒駭其間

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
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
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
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
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
平之南簡絮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
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
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

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為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間國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為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恒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為良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為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寘

與填同滅馬遠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

地已為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真湮滅無遺迹邪而近世學者又忠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為禹之九河杜氏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鈞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潔三河未詳處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與地廣記云簡繫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明一

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犁
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
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地而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
是也于欽齊乘以為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
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其嘗往來燕齊西道河
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衝漳注之
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

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
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
連澗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澗南至西
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
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繁等河
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
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
東至海茲非禹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

是為禹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然而
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道亦不必
取足於九許商言自禹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為可畧于
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
此真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曾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
繫為二非也林少穎以為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

播為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
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
一存者即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
為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為然故孟子集注簡
潔繫訛為潔仍為二河而蔡傳獨從曾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
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
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

引水且不可况分為九乎然則禹之導為九河也
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
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為逆
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為河其
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
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
所為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
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

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

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

蘇轍謂無兩河並行之理蓋當時有為而

發非古今之通論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

闕八流以自廣

尚書中候畧同

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

據此文言塞具東流八枝并使歸徒駭也蔡傳曰

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為閻百詩云此

言近理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

多矣奚有於河惟于欽齊垂曰河至大陸趨海勢

大土平自播為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為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參以周譜則壅自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為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
酈道元亦謂九河芑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
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
五卷河水注云自碣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
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
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
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酈亭負此長
冤吁可怪也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釋文灘徐音邕王于用反沮七餘反涓按灘史記漢書並作雍

傳曰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黃氏曰澤資二水灌輸蔡氏曰澤者水之鍾也涓按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游

成陽舜漁於雷澤即此灘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

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

志雷澤縣西北至濮州九十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

十里故雷澤城是

灘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灘水

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

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灘沮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

矣韓汝節云雷夏既澤志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功

徐為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堯也自九河而

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濟而又濬澠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其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為證蓋以雷為雷澤雍為澠水也通典不從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澠水在高密郡莒縣今按澠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為禹貢之澠然周時徐并於青兗不得越青而東有澠濟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

字雷似盧雖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為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

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

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

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

河其北即廩丘縣

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

瓠河與濮水俱東流

經所謂過廩丘為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志言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此正太史公所不敢言者酈善長注水經尚無取於此而蔡氏引之以釋禹貢何具不知所擇也明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

巨雷鳴故名雷澤

見孫氏九州山水考

此亦竒不知出何典

記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孫氏曰既澤者尚未為澤今始為澤也既豬者向

已為澤今復舊也

朱子語錄言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徵曾是曾彦和也竊

謂雷夏本非澤而禹洿之使為澤豈行其所無事

與當從舊說蓋究地卑下受惠最深橫流之時雷

夏不見其為澤也水退則復為澤故曰既澤他州

雖有水患而澤形如故但具水時旁溢為害禹立

陂以障之耳故曰既豬然下文云九澤既陂則雷
夏亦有陂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二十餘里南
北十五里蓋禹迹也

蔡傳灘沮二水名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灘許
慎云河灘水在宋又云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
蒙為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汭水出陰溝東至蒙為

狙獾水經汭水東至蒙縣為灘水又獲水出汭
水於蒙縣北並無狙獾蓋灘獲二字之誤則

灘水即汭水也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

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自河出為
澗濟出為澗求之於韻沮有澗音二水河濟之別
也二說未詳孰是渭按汧沮皆出豫入徐於兗無
涉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即汧河口禹貢雷夏
既澤澗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澗許慎曰澗
者河雖水也其意以汧子為澗此則在兗域然禹
河不經濮陽以汧子為禹貢之澗亦非也沮雖有
澗音今考水經注汧水西分濟瀆逕濟陰郡南爾

雅曰濟別為澧昔漢祖即帝位於汜水之陽張安

曰在濟陰界也

汜音泛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

汜水又東合潁水

而北注於濟瀆然則澧水即汜水出入皆在豫域

安得讀沮曰澧以當之邪韓汝節謂汜睢在豫徐

之境無與於兗而兗州自有灘沮其說是矣然以

小清河為沮以章丘縣之漯水入小清河者為灘

則又大非括地元和志明有灘沮二水出雷澤縣

西北平地

寰宇記同

而諸儒皆莫之考妄引他水於經

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為周公作或以為子夏作皆無明徵
大抵多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為灘據汭水而
言禹時未有鴻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
二十五里有灘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
縣界志以為即禹貢之灘妄也此乃段凝決河之
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
遠安得有別出之灘竊謂灘沮皆濟水所出而河

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
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
傳云濟狀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
合則非獨陶丘一竇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
間而澠沮出其西北其為濟水無疑它如管城之
京水新鄭之溱水管縣之百脈水歷下之七十二
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得泥
爾雅之文謂澠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灘沮不入雷澤余按裴駟史記集解引鄭康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濟也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灘沮會同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

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
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
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
故城與漕州接界其西北為雷澤縣澤在縣之西
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
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決河水以限
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為漕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
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濫曹濮間二源適當其衝為

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
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幸而未亡談禹貢者
豈竟束之高閣而不視邪宋人惟易被知之而不
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釋文蠶
在南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
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
丘陵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

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兩川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其地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樵曰蠶性惡濕於下土非宜兗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兗志

之邵氏寶曰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渭
按爾雅蠶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秦湛
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筐織文徐
筐玄織縞荆筐玄纁璣組豫筐織纈青筐繫絲皆繭
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充然則九州蠶事充為最
予游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充人可
為蠶師也見淮海後集湛字處度觀之子也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
茅氏匯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

也

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
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
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
可知樂記云桑間濮上桑間即桑中其地在濮水
之上也雷夏澗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
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兗之桑濮為上入其境蔭蔽
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

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

政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幽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為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間獨擅其名賦歛亦因以加重遂有杼柚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充少山而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

今在滑縣東北

帝丘

今開州本顛頊之墟故稱帝丘

旄丘

在開州西

鐵丘

在州西南

瑕丘清

丘

並在州東南

廩丘

在今范縣東南

敦丘

在今觀城縣南又頓丘在今濬縣西當屬

冀故不數

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

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充地最卑丘非山比當汜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蓋信懷山襄陵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言

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釋文墳扶粉反後同岸昭音勃墳反繇音遙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

膏脈起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揚言草木者孔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東陽陳氏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木渭按釋文馬云繇抽也視茂義為優吳幼清從

之言充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
孟子言洪水汎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
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
者乃山陵林麓高印之地蒙籠鬱塞之狀經所謂
繇條者乃平土樹藝五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
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涓按史記

漢書並
作年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蔡氏曰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䟽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

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
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為賦亦第九
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王氏充耘曰充受
患最深水土既可耕作矣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
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于上地力復于下然後使
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惠之深所以優恤之至
渭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注
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

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
歲之豐凶以為多寡而充獨有異受惠最深墾辟不
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為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
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
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為多寡也九賦之賦唯缺下下
充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充賦法異
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
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貞皆具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之賦相校為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充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

說本曾氏

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袁良貴

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

薄為正殊非大道朱氏云貞者隨所卜而定之名也蓋究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按袁之砭蔡誠是而以貞為卜義亦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究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為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既作青萊夷作牧荆雲土
夢作乂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
作為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為治水邪總由漢儒
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為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
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充疏九河滄濟漯澤雷夏
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豈必遲之
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數
為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即是充

之賦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
功益備乃同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
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即此意春秋傳曰美惡
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
惡復為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

釋文漆
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
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

言之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荆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渭按衛文公遷於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亦兗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

渭按篚漢書皆作
渠顏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篚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

鄭玄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玄黃為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織縞揚篚織貝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織纊皆可充衣服之物若夫青之縻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縻絲出東萊

以織繒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梁雍有貢
無篚以其不宜也蔡氏曰篚竹器篚屬也吳氏曰織
文綾羅之屬渭按篚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即周
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充
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
南有渙水故傳曰雖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
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

當引充篚為證疏承其繆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故以為綾羅之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潔達于河

釋文潔天谷反
篇韻作他合反

傳曰濟潔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
潔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

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枝流也充之貢浮濟浮漂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河謂南河之尾漂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滄濟漂皆在充域而經於濟漂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於濟漂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

此也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韶取之以釋荊州之貢道而
傳同叔為之辯曰豫貢浮於洛達于河順流也雍
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潔受河而東
流充貢浮濟潔以達于河果為順流乎况荆貢所
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
洛則是沂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
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為順流乎

今按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泝同辭貢道言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為順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沿有泝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為之解其謬顯然無垢猶有取焉何也

濟潔之潔說文本作濕

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羃聲桑欽云出千乘高

唐他合切

燥濕之濕說文本作溼

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而有土故溼

也羃省聲失入切

隸改日為田又省一糸遂作潔而濕轉

為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溧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為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溧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溧水東北至千乘

入海

東武陽即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溧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

千乘縣為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為樂安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

唐縣下云桑欽言溧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

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溧首受河自黎

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

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

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

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清豐縣之西境是又

東北為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河

水又東逕鐵丘南元和志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里衛南本漢濮陽縣地也

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

東北逕衛國縣南縣故畔觀也其故城在今觀城縣西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

皆得其地又東逕鄆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鄆縣故城唐濮州治也又

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

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

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

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

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

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

道悉為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

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

屬魏郡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

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

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限塞明

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

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

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

詳見

導河歷代
徒流下

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

出焉

河自此與漯別東北逕東阿荏平等縣至千乘入海

水上承河水於武

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

北注於堂池水市隍塹於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

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

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

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溧水也新志云故流

今堙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餘里其勢突城而東與陽穀縣西大陂連夏秋積潦

并成巨浸相傳為古溧河匯流處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今莘縣西十三

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樂平其故

城在今唐邑縣東南三十里又北逕駟城縣故城西城在今駟城縣西十

五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其西

南有貝丘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

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右與黃溝合溝承

聊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

於高唐縣東注漂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

有援城今在禹城縣西南漢志作瑗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左傳哀公十年趙鞅

帥師伐齊取鞏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西四十里

禹城本漢祝阿縣桑欽地理志曰漂水出高唐余按穆天

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漂水以祭淑

人丁已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

趣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間

去聲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

源河乃漯之再

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疎矣河既與漯合復分為二漯由漯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

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

北伏琛謂之漯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元和

志漯水北去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

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

反庶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城在今章丘縣西北又東北逕東朝

陽故城南

城亦在章丘西北

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

碑

尚存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

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

又東

北逕東鄒城北

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縣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

城北

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十里今在高苑縣西北

又東北逕千乘縣

二城間

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濼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

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又東北為馬常坑

蓋亦在千乘縣界玉篇坑音而

勇切地名今按下文里數則坑乃濼泊之類

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

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

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于乘北城北又東分為二

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又第八卷濟水注云濟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漯之所亂者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

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

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

平博平並屬山東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

青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之

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

鮮矣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漯受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漯為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為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漯入河處

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即無與漯殊異之文故
不別言漯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
注所叙漯水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東諸高閣而不
觀乃以為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支流一語了
之如此顛預亦何俾於禹貢邪

困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
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為漯川
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

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
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按赤河在今東平
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
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為赤河及游金二
河歐陽修所稱游赤金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
平界中以赤河為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
注云即漯水亦不聞為漢決之凡垂書所言舊迹
多不可信大抵如此

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
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
應劭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
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為盈涸非謂河行漯以
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酈善長云河于濟
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
見第八卷
濟水注
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存未
嘗為河所占况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

東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為黃河所行其濱州
以下則又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為河所占也
明一統志云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
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為禹貢之漯渭按漯
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
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水即今小清河也水經注
云濟水東逕管縣故城南城在章丘縣西右納百脈水
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

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鼓城東
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
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

小清河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丘縣東七

里出長白山之王村峪

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
元和志引齊記曰於陵城

西三里有
長白山

其後小清之上流淤塞章丘鄒平長山

界中故瀆為獺河之所行俗遂以獺為漯齊乘云
小清河自鄒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為漯河經流

矣此即楊渚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
漂全無交涉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為貢道則必有舍
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荆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
曰滎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為

濟

詳見
導沈

中間相去約四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

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漂達于河者蓋自
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漂以達河本無所逾故不

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二水而異名故
言逾陶丘滌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
陸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乎唯本無所逾
故不言逾也

濟漯二水為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
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
達于河則由河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
則由淮入泗由泗入河可知矣淮通泗泗通河河

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
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
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
舟行陸之事是為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
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古灼然矣近惟朱長孺
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
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

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
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
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
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沈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
為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
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于乘入
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
附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

陽二水為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荏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

注濟或作沛又因沛而訛為沛今悉改從濟

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

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為河

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潔分

濟或濟受潔也漢臨邑縣在今茌平縣東

通典漢臨邑故

城在盧縣東按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茌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間今臨邑本

漢潔陰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

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

寰宇記四

口故關在聊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

當為古濟潔通波處此亦不

敢定以為是然濟與潔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

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故城為潔

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究之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沱潛漢雍之龍門雖並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為道所必由耳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為敗青徐之菑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尚未為河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

充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充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既道，青徐之河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洛渭以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禹貢錐指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錐指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賈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四

德清胡渭撰

海岱惟青州

釋文岱
音代

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顏氏

師古

曰岱即太山也

渭按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音曰表

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湣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

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

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勃海蓋自今成山以至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邪與朝鮮也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為西北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

為兗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
以西亦以濟為兗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
不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
密而反疎甚矣說經之難也

正義云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
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
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
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

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渭按安國
傳出魏晉間其釋舜典云分青為營襲馬鄭也此
云青州東北據海蓋直案當時輿地遼東屬幽州
以為青之北境至勃海而止故曰東北據海若忘
乎其營之出於青者而穎達善為傳會訓據曰跨
以求合於前說夫青之跨海固也而以傳之據為
跨則非也以青之據海為跨海猶之可也推而至
於兗之據濟揚之據淮荆之據荆山梁之據華山

之南雍之據河皆以為跨之則大不可矣。穎達豈未之思邪？先儒謂分青為營，據爾雅齊曰：營州以立義。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是堯時遼東本屬青也。而王明逸非之曰：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止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為一隅而屬於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遼東固中國東境，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遼東即營州而并於幽州，則堯時決非屬

青矣斯言亦近理然孫炎以爾雅為殷制殷必有
所受遼東苟非青域殷何由改青曰營馬鄭諸儒
相沿已久當從之古今疆域或因或革未可據周
之屬幽以證堯時不屬青也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
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
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
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於青也賈疏云周之

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經於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豸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沛其浸菑時皆青地為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

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其西又為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徐則岱山大野皆入于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云青州即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

林少穎云爾雅不言青州者青并於徐也蔡傳取之謂按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邢昺疏云營州即青州地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邱齊有營邱豈是名乎蓋殷改青曰營青地入營未

嘗并於徐也林氏徒以越海之艱當合徐而不合
營故為此言然邢疏鑿鑿可據蔡氏汨於近說而
不知考亦獨何哉

唐營州治柳城縣

西南距平
州七百里

此隋開皇三年平高

寶寧以其地置營州大業初改為柳城郡者實在
禹冀州舜幽州之域於青州無涉也水經大遼水
注云渝水首受白狼水南逕營邱城西營邱在齊
僞置於此也寰宇記引開元十道略云舜築柳城

以證古時已有柳城之地蓋皆因爾雅齊曰營州
之文而附會為此說不知柳城漢屬遼西郡隋始
於此置營州名同而地異非舜之分青為營者也
青州有古奭鳩氏之虛為季荊有逢伯陵蒲姑氏
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
考者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為齊燕二
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東境是遼東漢復置青
州領郡後漢魏並因之類郡晉分置平州青州領

國六

國五

郡國六

平州領
郡國五

後改曰幽州唐為河南道之北海

青州濟南

齊淄川

淄

高密

密

東萊

萊

東牟

登

等郡河北道之

安東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

城之南境當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兗域濟陽之

盧縣及東阿之東境

後漢穀城縣地在濟東者即今東阿縣

平陰之

北境徐域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

言之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

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

境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
淄川及泰安萊蕪之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

陰之北境

三府之地南以齊長城故址與徐分界
西及北以漢時濟水故道與兗分界

其東北跨海為故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
古青州域也

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八
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齊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
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

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

日照本漢海曲縣屬琅
郡今屬青州府莒州

北歷諸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即墨萊陽棲霞

文登諸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

蓬萊二縣北

蓬萊登州府治也海在府城北五里
北與遼東相望自新開海口而東北

抵遼東金州衛南之旅順口三百里而近有沙門
砣磯鐵山諸島可以泊舟避風一帆徑度亦不甚

險漢書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
擊朝鮮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

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
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

又西歷招遠

掖縣昌邑濰縣北與兗分界

禹河自碣石入海碣石以西為逆河其東則海無所謂勃海也勃海之名始見於戰國策蘇秦說齊曰北有勃海是也然春秋時已有之左傳楚子使屈完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韓非子曰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北海少海即勃海也亦作勃澥說文云海之別又謂之裨海齊語渠弭於有渚韋昭注云渠弭裨海是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尾閭也應劭曰海之橫出者曰勃

史記索隱崔浩曰勃彘跌也旁跌出者橫在齊北

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

徐幹左思皆有齊都賦

漢置勃海

郡治浮陽縣即今河間府之滄州又置北海郡治

營陵縣即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二郡皆在勃海之

濱一屬兗一屬青也元和志萊州掖縣北有渤海

則已入東萊郡界過碣石二百餘里矣元人又以

鐵山為碣石于欽齊乘曰青州東北跨海跨小海

也蓋太行恒岳北徼之山循塞東入朝鮮海限塞

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

為渤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

于氏所謂

碣石蓋即鐵山也鐵山南對沙門島北與旅順口相接正當渤海之口若在昌黎者與此地遙隔五

六百里安得舉以為言

渤海初不若是之遠經云夾右碣石

入于河又云至于碣石入于海漢天文志云中國

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海碣石碣

石者河海分界處也碣石以西至直沽口禹時為

逆河戰國時謂之勃海勃海止此耳以鐵山沙門

為勃海之口而旅順以東為大海近志之失也詳見導河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傳云泰山為四岳所宗周禮兗州山鎮曰岱山爾雅河東岱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黃帝東至於海登岱宗漢書五行志曰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山有天門日觀馬第伯封禪儀記云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類羊腸逶迤名曰

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唐六典云泰山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今泰安州境有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等山新泰縣境有龜山新甫山雖隨地異名實泰山之支峰別阜也

岱南與徐分界處嘗考齊長城故址而約略得之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春秋時

已有長城矣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東至琅邪臺入海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水經注云濟水自臨邑縣東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

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

南有長城東

至海西至濟河道所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

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

見濟水

又云朱

虛縣泰山上有長城

泰山東泰山也亦名小泰山在臨朐縣南百里朱虛故城

在縣東

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

之所造

見東汶水

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

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

臺入海

臺在州治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琅邪山上

元和志云故長城

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盧縣有長城東至

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即防門也

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有長城東南自海迤

灑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五十里

大朱山南距琅邪臺六十

里今按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餘里自平陰而

東歷肥城

在縣北

長清

在縣南

泰安

在州西北六十里

萊蕪

在縣

北淄川

在縣南

沂水

在縣北九十五里

臨朐

在縣南又有穆陵關在大峴山

上西接沂水縣界

莒州

在州北

以訖於諸城

在縣南七十里

皆有故

址此雖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為之禹時青徐分界亦必以此也

青西及北以濟為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

見之也按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
臺縣梁鄒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
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
章邱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之小清
河即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兗分界處
也

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
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

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
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玄菟不可遺
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嵎夷之地在青州之域
者而三韓不與焉蓋嵎夷羲和之所宅朝鮮箕子
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
言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
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
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於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燕時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岬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者也

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

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為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
衛西幽州域衛東營州域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
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
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即蒙
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址湮沒
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
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為上京禹貢青州之
北界當極於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

流為混同江南流為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
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即此江也都司
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
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
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并營於幽也

嶠夷既略

釋文嶠
音隅

傳曰嶠夷地名正義曰即堯典宅嶠夷是也嶠
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畧是簡略之義故

用功少為畧也王氏曰畧為之封畛也曾氏曰地接于夷為之封畛金氏曰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和宅嵎夷以候正東之景故持表于前渭按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為嵎夷也金說本此蓋碣石之功畢禹即東行至遼東經略嵎夷然後渡海而南治濰淄二水也

岠夷按說文云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鉞渭按
五帝本紀作郁夷張守節曰郁音隅夏本紀仍作
岠夷司馬貞曰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
遼西鐵古夷字也緯書已亡檢史記無作禺鉞者
唯說文作岠鉞鉞字見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
則可讀為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之
誤

九州唯此書略必有精義傳云用功少曰略非也

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王說本此而曾氏尤善林少穎稱之

堯典傳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然

不言在何郡縣說文場山在遼西一曰岵鍤場谷也既在遼西則冀域而非青城不可以當禹貢之岵夷薛士龍云岵夷今登州齊乘因以寧海州為岵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祠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不夜故城在縣東自古相傳為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

在此頗近理然文登與萊州接壤禹既略岬夷不
應越萊夷而西治濰淄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

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為得宜

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為太史四海

測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之所未及按高麗即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為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岬夷為青域測景自當在朝鮮也元之初起威行塞外諸國聞不臣服故測景窮河源悉聽其所為范史以東夷

九族為岬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今從

之

通鑑唐高宗顯慶五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為岬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為岬夷也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
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地理志云玄菟樂
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滅獬句驪蠻夷應劭曰玄菟
故真番國樂浪故朝鮮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滅
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漢元封三年滅朝
鮮分置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
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
濊獬悉屬樂浪然則此二郡之地東窮大海皆古

竭夷也玄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為之封畛使
北國不得南侵樂浪南與三韓分海故為之封畛
使島夷不得北侵而中外之防峻矣

維淄其道

釋文維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渭
按維淄漢書作惟淄顏氏云惟字今作維淄

字或作淄古
今通用也

傳曰維淄二水復其故道正義曰地理志云維水出

琅邪箕屋山

山見說文班志
無之此誤增

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

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

博昌縣入海

今漢書水作入涕

林氏曰河濟下流究受之淮

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
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
用力最省者也蔡氏曰上文言既道禹為之道也此
言其道汜濫既去水循其道也渭按都昌屬北海郡
博昌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東有箕縣故城
益都縣西南有萊蕪故城博興縣東南有博昌故城
萊州府昌邑縣西有都昌故城皆漢縣也

顧氏日知錄曰濉水出琅邪郡箕屋山

在今莒州西北九十

里書禹貢濉溜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

及濉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

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

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

留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

馬文煒曰漢書王子侯表

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按北海郡別無淮水蓋亦濉字之異文

通鑑梁武帝

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

胡三省注惟當作濉

古人之文

或省或借其旁並从鳥佳之佳則一爾後人誤讀

為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失之矣

按淮字當

从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

水經注灘水出琅邪箕縣灘山

許慎吕忱云灘水出箕屋山淮南子

曰灘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元和志灘山在密

州莒縣東北八十三里灘水所出渭按說文灘水

出琅邪箕屋山謂琅邪郡箕

縣之屋山非山名箕屋也 東北逕其縣故城西

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

城在今諸城縣西南

又東北逕東武

縣故城西

故城漢琅邪郡治也今為諸城縣治元和志灘州故堰在諸城縣東北四十六

里蓄以為塘方二十餘里溉水田萬頃

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

城在今安

邱縣又北逕高密縣故城西

城在今縣西南元和志濰水在高密縣西

南去縣四十里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陳即此處

又北逕淳于縣東

今安邱縣東北有淳于故城濰水在縣東五十里

又北左會汶水

此東汶也出朱虛縣

小泰山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

應劭曰濰于縣

東北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今昌邑縣南有平城故城東南有密鄉故城

又東

北逕下密縣故城西

城在昌邑縣東南與濰縣接界濰縣本唐北海縣元和志

海在北海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濰水南去縣五十五里

又東北逕都昌縣故

城東

晉省都昌入掖縣宋建隆三年始以其地改置昌邑縣

又東北入于海

元和志萊州掖縣海在縣北五十二里

以今輿地言之維水出莒州

東北濰山歷諸城

屬青州府

高密

屬萊州府

安邱

屬青州府

濰縣

至昌邑東北五十里入海也

並屬萊州府

說文有留字菑字而無溜字溜作留或作菑周禮

幽州浸曰菑時是也水經注淄水出泰山萊蕪縣

西南原山下世謂之原泉

淮南子曰淄水出自鉅山蓋山別名也括地志

曰淄州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治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

淄水齊乘曰淄水出今益都縣岳陽山東麓地名
泉河古萊蕪地岳陽即原山也淄多伏流俗謂上

下有十八漏益都新志淄水源曰
泉河頭泉在縣西南一百三十里
東北流逕萊蕪

谷 谷在今益都縣西南元和志
淄水西去益都縣五十五里
屈而西北流逕其

縣故城南 述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岫兩山間
道由南北門元和志萊蕪縣故城在今

淄州東南六十里按故城明初割屬益都今在其
西南或仍謂在淄川縣界者誤也今萊蕪本漢龐

縣唐貞觀元年省入博城長安四年復以
其地置萊蕪縣在泰安州東一百二十里
又西北

轉逕城西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 齊乘曰淄水自
萊蕪谷又北逕

長峪青州舊志自臨淄西南至古萊蕪有長峪界
兩山間踰二百里中通淄河按長峪本名馬陘亦

名奔中見
春秋傳
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

南東得天齊水口

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山即牛山也水在齊八

祠中北流

又北逕其城東

城中有營邱爾雅云水出其前左為營邱也漢

注于淄

齊郡又東逕利縣東

晏謨曰利縣在齊城北五十里齊城即青州府北五十里

之臨淄故城也今博

興縣東有利縣故城又東北逕東安平城北應劭曰博

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按淄水自利

縣東又東北流不得過博昌之西南今臨淄縣東

有安平故城若以為是則當先安平後利縣豈注

文偶爾失次邪不然則道元誤引利縣東北當別

有東安

又東逕巨淀縣故城西

城在今樂安縣東北

又東北

逕廣饒縣故城南

城亦在樂安東北漢廣饒巨淀二縣屬齊郡後漢省晉復置廣

饒劉宋改曰千乘歷代因之金改曰樂安元和志淄水南去千乘縣二十八里

又東入馬

車瀆

瀆水首受巨淀即濁水所注也在今樂安縣東北齊乘云今樂安高家港也縣志云在縣

東五十里清水泊北

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

應劭曰博昌東北八十里

有琅槐鄉故縣也今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琅槐故城是

又東北逕馬井城北

與時繩之水合互受通稱

時水出齊城西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

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為黑水澗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漆水北逕博昌南界入時水自下通謂之澗又東北至廣饒故城北東北入淄水孔子曰淄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

繩當作澠齊東云時水之源南近澠水詳其地形蓋伏澠所發土人名曰烏河一名形水亦名如水

澠水北流勢極屈曲俗稱九里十八灣又東北至皮邱沈入于海沈疑

是坑如馬常故晏謨伏琛並言澠澠之水合于皮坑之類下同

邱沈西元和志壽光縣澠澠二水西自地理志曰

馬車瀆至琅槐入海蓋舉縣言也謂言琅槐而以

今輿地言之澠水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臨澠

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並屬青州府元和志

渤海在壽光縣東北一百十里據琅槐故城在今樂安縣界則澠

水入海不當在壽光然清水泊跨二縣之境必皆

漢琅槐地馬車瀆近海處豈即古之皮邱坑與元和

志千乘縣北有青邱齊景公畋于青邱即此齊乘云今清水泊是也朱長孺曰淄水

地志云入濟水經獨云入海者馬車瀆以下乃濟

水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與濟水正同非經志互

有齟齬也渭按濟由馬車瀆入海自金皇統中始

前此不爾也河渠書云於齊通淄濟之間故淄得

由博昌入濟

地志謂淄入濟水經謂淄入海杜預謂淄入汶鄭
樵以入汶為是今按左傳昭二十六年成人伐齊
師之飲馬於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
入汶此淄即柴汶也杜注左傳不誤鄭據以為禹
貢之淄則誤耳

青與兗以濟為界則濟之下流青亦受之但淪濟
之功在治徐時故此州專紀濰淄亦猶徐揚共是
淮而排淮之功治徐時已畢故獨書其久而揚不

復言也敢以補林氏之闕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釋文濱必人反斥徐音尺渭按濱漢書作瀕後同斥史記漢書並作瀕

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曰說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土可煮以為鹽者也金氏曰斥鹵可煮為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渠展今不知所在水經注云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輟平度漢屬東萊郡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自此以西歷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其北境濱海之地疑即是古之渠展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以海濱廣斥當之渠展蓋海隅之別名也然廣斥恐不止於此按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

征以為諸侯利韋昭曰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

萊齊東萊夷也

漢置東萊郡今為萊州登州二府地

取魚鹽者不征

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由是觀之則東萊出鹽

最多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

古曠切

南北曰輪

禮記注云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

也今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

以煮鹽海濱廣伴蓋謂此也金說良是

管子注云渠辰地名

涕水入海之處

冀兗皆濱勃海今靜海縣東有鹹水沽即古豆子
甃地斥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
長蘆鹽利出此者十之五六皆兗域也而經不書
徐揚皆濱大海自吳淠者鹽以富其國會稽於是
乎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甲於天下二州鹹土
更多而經亦不書獨於此書海濱廣斥何也蓋他
州鹹土唯沿邊一帶冀兗徐各數百里揚據禹迹
之所及亦止千餘里而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長

八九百里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
而兼數州之斥地形卓詭故特書之昔太公以齊
地負海鳥鹵少五穀迺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
桓公管仲復脩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靈公
滅萊而有其地為利益博故晏子曰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言陳氏厚施通東萊之利於國中也檢漢
志北海郡唯都昌壽光有鹽官而東萊郡則曲成
東牟慳音堅昌陽當利五縣並有鹽官則萊夷之產

倍於齊國又可知已齊之所出不足以給諸侯故

弛禁而通萊夷之產以濟之齊資萊萊無藉於齊

愚故以為廣斥在東萊也

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謂使萊夷之產得售於

齊而輸之遠方不然則何以言利諸侯邪此古人倒裝文法慎勿錯解

抑又思之

性不能食淡艱鮮已奏則鹽亦食之最急者故禹

既制貢以給國家之用而又懋遷有無使四方之

人各得其所欲青之廣斥所以利民者甚大又安

得而不書傳意謂經志土復其性審爾則濱海之

州皆然何獨書於青茅氏匪疏云以鹽利早開故特標土質為貢鹽張本庶幾得之

樂安縣志云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往其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稼歲時盤薦唯魚殮耳知府朱鑑詩曰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盡黃塵可堪二月無花柳踏遍孤村不見春渭按斥鹵之地五穀不生大率類此高家港即古馬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謂此亦齊之渠展則可若

以為青之廣斤盡於此則非也

斤鹵對言則東方為斤西方為鹵單舉則斤亦鹵也故鄭康成云斤謂地鹵史漢並作廣瀉廣韻云瀉鹵土周禮草人鹵瀉疏云逆水之處水寫去其地為鹵鹵通作鳥溝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鳥鹵分生稻梁注云鳥即斤鹵呂氏春秋鳥作斤蓋古字斤與瀉鳥通也黃氏曰抄曰柴管子斤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鹵地於斤不相干今嘉興府瀕

海人呼產蘆之地為斥塹。渭按海濱鹹土不生他物，唯蘆生之，可充薪芻，以給煮鹽之用，取之甚便。故曰斥者薪芻所生之地，未見斥之非鹵也。嘉興之斥塹亦即鹽場，先儒之義殆不可易。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釋文：鹽餘占反，絺勅其反。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即廣斥之地所

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麤為敘而以多少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也他倣此吳氏曰海物水族麤蜃蠃蚶之類渭按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之族故謂之錯

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宋史食貨志云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顯鹽周官所謂

監鹽也

監鹽周禮作苦鹽苦讀曰監說文監河東鹽池以鹽省古聲

鬻

古煮字海

鬻井鬻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按今

解州鹽池密邇帝都其所出豈不足以給旬服千里之食而必有藉於青者蓋洪水之後土性未復不能凝結成鹽故耳水經注云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決則鹽池用耗洪水之為害於鹽也明矣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說者謂池遇南風則結鹽多故曰可以阜財蓋鹽未幾即興也然周官鹽人之文諸

鹽用各有所宜則後此監鹽雖興青之貢恐亦終不可廢可

詩為絺為綌服之無斃傳云精曰絺麤曰綌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蓋取諸畿內此經為邦國之貢故獻其布之精者內外事不同也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普通之巾以絺則絺又可用作巾矣禹時青豫既貢絺揚之島夷又貢卉服先儒以為即葛越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

紉是也後世專以出南土者為佳考杜氏通典貢
蕉葛者凡十餘郡皆南土也唯臨淄貢絲葛十五
疋猶有禹貢之餘制焉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羸

古螺字

醢羸

音排

醢蜃蚶

音遞

醢又鼈人祭祀共羸羸蚶以授醢人故林氏以海
物為羸羸蜃蚶之類然蚶乃蚶蜆子非水族也鄭
康成庖人注云青州之蟹胥後漢伏隆傳張步遣

使獻鮓魚斯實經之海物矣

又按本草烏賊海
鷓牡蠣馬刀魁蛤

文蛤車螯東海中皆有之
馬刀即廉魁蛤即蚶也

禮王者大饗有四海九

州之美味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故此等亦令

貢之非以奉上之口腹也青距帝都不過二千餘

里而又獻鳧

古老

不獻鱉

老鯪

則於民固無害矣

後世海物莫盛於嶺海而海岱則微如郭璞江賦

所言王珧海月三蛟蝦江洪蚶石蛭鱉蝟之類皆

嶺海產也遠方馳貢煩擾疲費唐元和中孔戣奏

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長慶中復貢元稹觀

察浙東又奏罷之明州且以為苦况粵閩乎以是
知禹貢海物唯青有之而不及徐揚其為斯民慮
也蓋詳

惟錯有別解林少穎云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
此說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
種矣何須更言惟錯竊謂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
木文勢正同錯別是一物如豫州之磬錯也吳幼
清云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如

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
為錯渭按此錯果為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惟字
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海岱惟青州豈可謂與

青州暨青州邪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釋文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
似及鉛寅專反字从台谷音以遜

反怪
如字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皆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

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
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梟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
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陸氏

德明

曰怪

石碣碣之屬王氏曰黑錫曰鉛林氏曰凡貢不言其
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
地所產為良也又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竊意當時
制禮作樂資以為器用之飾有必不可闕者非貢無
益之物以充玩好也程氏

大昌

曰質狀色澤似石而

非石故命為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古者用玉比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似王者充之玖璵琇之類是已蓋貢怪石以足用非如今靈璧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為戲玩者也

按尹文子云魏田父得玉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

也怪石似玉故可以相誑

益稷濬畎澮距川傳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正義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惟言畎
澮者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與此釋岱畎不同渭按
二義不可偏廢山勢已盡平原曠野之鄉可以備
五者之制自當依匠人說若在山中崎嶇偏側安
所得成同之地而為之自當依釋水說蓋谷是澗

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即禹所謂畎谿則谷口
橫截一道受澗壑諸水以注川即禹所謂澮也匠
人之溝洫乃人為之谿谷天成不必五者俱備秩
然整齊

周禮太宰九職其一曰嬪婦化治絲枲又有典絲
典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外內
工賈疏云按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
對苴是麻之有實實者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

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帛而已故命曰布衣是
帛賤於絲也兗豫通州之絲皆可貢青所出不盡
美故繫之以岱畎

說文鉛青金也本草鉛一名黑錫今泰山之下不
聞有鉛蘇頌曰鉛生蜀郡平澤今有銀坑處皆有
之蓋礦利漸開不必以岱畎為良遂隱而不傳矣
鉛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黃丹皆化鉛為之土宿真
言本草云鉛乃五金之祖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

粉再變而成黃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黃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堊故貢其材使煉治之以給繪畫塗飾之用也

魯頌閟宮之卒章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烏路寢孔碩徂徠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實岱之支峰特異其名耳水經注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

見第十二

四卷
汶水

昔秦始皇登泰山避風雨於松下因封其樹
為五大夫岱畎之多松明矣齊魯以岱分界徂徠
在南與新甫俱為徐域故其材魯得用之也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溫石可為器今青州黑
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
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
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竒石但不如
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為器用今取以為硯

登州府志云怪石出萊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而文理過之渭按經之怪石本出岱畎青萊登之地去岱絕遠泛引無當也名醫別錄言白紫石英皆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長五六寸者彌佳寇宗奭曰紫石英明徹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勻李時珍曰太平御覽云自大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瓌瑋斯二英者其經之所謂怪石乎英通作瑛說文瑛

玉光也徐鍇曰案符瑞圖玉璫仁寶不斲自成光

若白華漢文帝時渭陽玉璫見今白石紫石璫皆

石之似玉有光瑩者由是觀之二英之可代玉益

信矣

詩齊風尚之以瓊英傳云石似玉亦可證石英之義

但近世器服之飾

此石罕用人唯知為藥物故言怪石者不復以二

英當之耳

魏文帝黃初元年取白石英紫石英及五色大石起景陽山于芳林園此則與

結瑤構瓊無別非大禹作貢之意也

萊夷作牧

釋文萊音來牧徐音目一音茂

顏氏曰萊夷萊山之夷也林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之為夷無疑矣先儒但以為地名非也吳氏曰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為業也渭按今萊州登州二府皆禹貢萊夷之地其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之恒衛大陸同一變例

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

萊子國春秋傳齊侯滅萊杜注今東萊黃縣是也
萊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
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今高密縣在膠州西
北五十五里縣治即夷安故城古夷維邑水經注
膠水北過夷安縣東應劭曰故萊夷邑太史公曰
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西去濰水四十里然則高
密亦萊地其境越膠水而西去濰水不遠矣即墨
在州東而為齊邑蓋滅萊後始有其地耳然春秋

時又有夷介二國與萊錯壤而居夷在卽墨縣西
介在膠州之南隱元年紀人伐夷僖二十九年介
葛盧來是也嶋夷既略便當治萊夷而禹不然者
蓋以其水入海路近為患不深而濰淄內地宜先
治之此成功所以獨後也

孔傳云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說者皆因之以作牧
為一事唯吳幼清不然今按萊夷之地三面瀕海
皆為斥鹵五穀不生中間又有萊膠勞成羽金與

之罘文登不其距艾等山及獫狁澤

元和志云澤在萊州昌陽

縣西北四十里今為登州府萊陽縣地也

其可耕者無幾齊地負海瀉

鹵少五穀况萊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給故必兼畜
牧而後可以厚其生經所以言作又言牧也若從
舊解則作字頗贅且經凡書作皆謂耕作此不當
獨異故改從吳氏金吉甫曰萊夷地宜畜牧取其
畜以供此臆說也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唯周
書王會篇言外國所獻有紈牛露犬之類蓋非常

畜不可據以釋此經

厥篚檠絲

釋文檠烏篚反渭按檠史記作會蓋從古文本也

傳曰檠桑蠶絲中琴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檠桑山桑

郭璞曰柘屬也檠絲是蠶食檠桑所得絲韌中琴瑟

弦也

枚乘七發之言琴曰野蘭之絲以為絃

蘇氏曰檠桑出東萊以織

繒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渭按絲不入篚而檠

絲入篚蓋貴重之諸篚皆織成之物而此獨以絲蓋

或弦或繒聽其所為也

蘇氏云縻絲出東萊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
在其後亦不言獨萊夷貢之也登州府志云縻絲
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其繭生山桑不
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紬久而不散斯所謂出東
萊堅韌異常者也今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繭
紬其蠶乃人放椿樹上食葉作繭絲不甚堅韌嘗
詢諸土人野蠶食山桑葉作繭高巖之上樵者往
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為紬須廣收多積乃成一

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而後可以當禹貢之麋絲古今事變不同以今之徧地皆有而疑古之獨出於東萊也亦過矣

劉原父曰青徐揚三篚皆三夷之貢也孫徵取之今按揚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豈亦島夷貢之乎其不可通也明矣麋絲雖出萊夷他國可市取以貢亦猶藍田出玉而貢璆琳者非獨藍田在其境內者也說見雍州

困學紀聞曰地理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
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墨子
曰錦繡締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
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
俗之侈蓋自景公始渭按漢世齊有三服官春獻
冠幘繼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又有冰
綺方空音穀吹綸絮之目齊俗之工於織作如此
然自春秋以前皆未嘗有也故青州貢締筐縵絲

而已矣。豫貢紆揚篚貝錦，舜觀古人之象以作繡。四者自唐虞有之，而墨子以為亂君之所造，不亦諄乎？蓋一意尚儉，譏齊俗之侈而不自覺其言之過耳。

淳于汶達于濟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蔡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渭按此經蒙兗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淳

濟不必從汶也

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

縣西南六十許里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隄多行石澗中按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章邱北接淄川縣界高聳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魏收志羸縣有馬耳山汶水出是馬耳即原山矣今又名岳陽山

西南逕羸縣故

城南

城在今萊蕪縣西北

又東南逕奉高縣北

今泰安州東有奉高廢縣

屈從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

水出牟縣故城西南

阜下俗謂之胡盧堆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汶水在縣

南門外西流至
泰安州東入汶
又南右合北汶
水出分水嶺東南
流逕泰山東合天

門下谿水又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昔漢武令奉高
作明堂引水為辟雍世謂之石汶又左入于汶水

今泰安州南有泮水出泰山分
水嶺考其源流蓋即北汶也
又西南逕徂徠山

西
山在州東
南四十里
又南逕博縣故城東
城在州東南漢
置唐改曰乾封

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又西南逕亭亭山
山在州
南五十

里
又南左會淄水世謂之柴汶
水出泰山梁
東西南流逕菟裘

城北又逕梁父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又
逕成邑北春秋齊師圍成成人伐齊飲馬於斯水

者也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今按
州南有廢柴縣梁父故城西南有陽關城柴汶水

在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城在州西南又

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在城

今寧陽縣東北又西沆水出焉呂忱曰沆水出東平上承沆水於罔縣西闡亭東爾

雅汶別為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沆水西南流逕乘邱縣故城東又東南注于洙水按乘邱故城在今

滋陽縣西址又西逕蛇邱縣南今肥城縣南有蛇邱故城本魯蛇淵圃漢置縣

又西南逕罔縣北縣本魯闡邑在今寧陽縣境又西南逕東平

章縣南今東平州東有章縣故城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在城

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逕壽張縣北壽張本壽良後漢光武更名

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今州西南十里安民亭山鎮即故安民亭

汶水

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

即今戴村壩地

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又西

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山南

世謂之龍山

又西

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澗

即今南旺湖

次一汶西逕郈

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其右一汶西

流逕無鹽縣故城

城在今東平州東

又西逕洽鄉城南又

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

城在州西南

又西入于濟以今

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

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羸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

四汶口乃下流歧分處不

在五汶之數

按酈注無羸汶羸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

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別名

也山在新泰縣西北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即此
汶州志謂之塹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
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
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羸汶流合牟汶故酈注
不言五汶以小易羸斯為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
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為浯汶據漢志琅邪
靈門縣有高原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
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

浯水合東汶入濰故有此名

在今莒州

界與萊蕪無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
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邱界淮南子曰
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
東是即入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

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
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
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
源處猶為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

禹貢錐指卷四